

超值白金版

19.80

理想藏书 传世经典

◎ 最全集 ◎

· 阅读者的精品 · 欣赏者的上品 · 馈赠者的佳品 · 收藏者的珍品

最受读者喜爱的文章

思想的力量、文化的魅力和图画色彩一起流淌

青豆 主编

一生的读书计划 永恒的收藏经典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最受读者 喜爱的文章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受读者喜爱的文章 / 青豆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113-1018-7

I. ①最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4728 号

最受读者喜爱的文章

主 编: 青 豆

责任编辑: 文 洁

装帧设计: 李艾红

文字编辑: 黎 娜

美术编辑: 潘 松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mm × 1010mm 1/16 印张: 24 字数: 321 千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1018-7

定 价: 1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58815874 传真: (010) 58815857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篇 你的怀抱是我生命的终点	1
未捅破的秘密 / 马德	2
世上最完美的爹娘 / 菊花遍地开	4
必须赶走猫头鹰 / 佚名	7
最后的背影 / 张秀超	10
爱，无法逃离 / 李清浅	13
有一种爱是不能被猜疑的 / 佚名	16
母亲和那口老掉的井 / 谢云	18
左手写爱 / 张翔	21
18个红包 / 唐生德	23
从13岁开始享受自由 / (美) 安妮·兰伯特	24
与众不同的妈妈 / (美) 珍玛丽·库根	26
关于一只熊猫的爱的碎片 / 颜歌	28
憨憨的继父 / 张军花	31
谁让你来温暖我 / 环配叮当	34
给儿子一个骄傲的背影 / 戚祥浩	37
用爱喂养的梦 / 佚名	39
母爱给了我力量 / 刘蓉 编译	41
父亲的眼泪掉下需要多长时间 / 红颜添乱	44
世上最心酸的秘密 / 程青衣	47
妈妈，我的世界你最懂 / 高茜 口述 马拉松 整理	49
第一趟班车 / 夏小桔	52

第二篇 遇见世上最好的爱 53

- 手心与手背的另一种诠释 / 蝶舞沧海 54
- 爷爷，让桐桐再帮你卷支烟吧 / 风为裳 57
- 姐姐将我团团围住 / 蒋成红 编译 60
- 妹妹的“情书” / 玄主 编译 62
- 责任的另一个名字 / 佚名 64
- 奶奶 / (美) 雷·布莱德伯里 68
- 阿婆谣 / 杨燕群 71
- 第一次看到他笑 / 刘殿学 74
- 有一种怀疑叫爱 / 雪燕 78
- 永远的二月兰 / 杨洋 79
- 妹妹的信 / 刘贤冰 81
- 雪 / (美) 大卫·科波菲尔 83
- 我与姐姐 / 杨海蒂 87
- 外婆的刀削面 / 林树森 90
- 月饼带去我的思念和爱 / 吴郁纯 93
- 爷爷的毡靴 / (苏) 普里什文 95
- 缅怀我的爷爷奶奶 / 吟寒 97
- 这辈子最爱的人 / 常草 99
- 二姐 / 雪小禅 101
- 飞翔的雪鸥 / 佚名 104

第三篇 原来你也在这里 107

- 爱，就这么简单 / 秀秀 108
- 甜蜜的巧克力之恋 / 林雨白 109
- 藏在布丁里的银纽扣 / 蕙然 114
- 都是达西惹的祸 / 朱萍 116
- 美错 / BooBoo 121
- 除非雨落之后仍是雨 / 蒹葭苍苍 124
- 水煮蛋上的“爱情情报” / 林珊 128
- 你要王子还是青蛙 / 梅吉 131
- 魔法蔷薇 / 佚名 134

昼是太阳的暖，夜是月亮的蓝 / 莱芽童	136
爱上“赤脚大仙”的春暖花开 / 风为裳	140
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/ 烟罗	143
20份快件里的秘密 / 静女棋书	147
稻草人最爱秋天 / 李蕾	151
悬在春天路口的爱情秋千 / 佚名	155
爱情的袖子有多长 / 胡雪林	160
一杯大麦茶的等待 / 毛冈峰	163
木兰围场不见的小熊 / 于筱筑	167
布鲁塞尔松饼的天空 / 陈庆祐	171
一块糖 / 楚晖	174
第四篇 陪着你慢慢地变老	175
露天电影院 / 闲愁	176
八分钟约会 / 木每	179
结婚照上的笑容 / 陈明	182
穿着袜子的椅子 / 悠悠的猫	184
最动人的遗忘 / 鲁小英	186
那一碗馄饨 / 佚名	188
爱的90度姿势 / 艾小羊	191
牵挂 / 虹影	193
绝不倒下 / 胡蝶	195
两美元爱情 / (美)埃波尔·菲尔兹 编	198
父母的肖像画 / 暮秋 编译	200
和你抢巧克力的人 / 郭宇宽	202
第六朵水晶莲 / 小羽	204
梦中之屋 / 绿云 编译	208
绑匪，你在哪里 / 傅轶 编译	211
偶然和必然 / 余小惠	213
鱼香茄子的爱情味道 / 缎苏	218
爱的礼服 / 朱蕾	220
爱在正中间 / 青秋	222

第五篇 人格是最高的学位	223
面具 / 魏炜	224
最富的时刻 / 佚名	226
不灭的人性 / 感动	228
每一个人都有尊严 / 鲁先圣	229
不负 / 孙盛起	230
平生第一次打小报告 / 阎连科	231
知道回家的伞 / 左手	233
谁是最可怜的人 / 大漠雪狼	235
角落里的阳光 / 佚名	238
卑微的善良 / 仲利民	240
四亿美元和一个灵魂 / 李家同	241
谁多画了三道 / 形式	244
一只鸟飞落山坡 / 毛志成	246
圣洁的报酬 / 佚名	248
滴水之恩 / 唐敏	250
乡村教师 / 岳勇	252
青城山下的男孩 / 曹桂玫	253
一张床垫 / 星竹	255
最后三分钟的高贵 / 筠筠 编译	257
电梯工布鲁斯 / (美) 约翰·西里尔	259
一个人的真正资本 / 清风慕竹	261
第六篇 幸运会敲谁的门	263
没有钓住的鱼 / 佚名	264
一夜能走多远 / 付体昌	265
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 / 褚海刚	266
迪斯尼的作品被撕碎之后 / 王叔	267
丢脸之后 / 吴苾雯	268
门为谁开 / 程炜	271
我为什么能成功 / 陈怡乐	272
再坚持一下 / 党保国	274

把生命当做一个土豆 / 游宇明	276
爱因斯坦的镜子 / 佚名	277
勇敢者得厚礼 / 李浅予	278
幸运会敲谁的门 / 阿来	279
五美分的音乐 / 朱江芥	281
我证明自己成功了 / 佚名	283
一位糕点师的梦想 / 欢颜	285
与帕瓦罗蒂同台歌唱 / 聂茂	286
前方不只有罗马 / 刘蜜	289
不将就的人生 / 梅雪	291
做一朵孤芳自赏的花 / 变斌	293
第二百零一次叩门 / 阿健	295
比艺术更珍贵的 / 陈亦权	297
第七篇 乘着苦难的翅膀飞翔	299
命运出错，我不能错 / 翟宇宏	300
挺过脆弱的关口 / 卡玛	302
穷人的幸福 / (韩) 柳时和	304
生活还是毁灭由你选择 / 孙盛起	306
压不垮的埃尔默 / 杨红	308
乘着苦难的翅膀飞翔 / 李明博	310
“凹点”心理 / 楠子	312
先把帽子扔过墙 / 海天	313
卑微的力量 / 赵化南	315
图坦卡蒙国王的青铜手镯 / 琥珀儿 编译	316
为失败买保险 / 施以诺	318
我没有鞋，他却没有脚 / (美) 戴尔·卡耐基	319
走过泥泞 / 吴淑珍	320
人生更短的东西 / 孔其	322
两根沉木条 / 陈志宏	323
抚平心灵的伤疤 / 佚名	324
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/ 杨国华	325

七个铜板 / 凌山 编译	327
面对不幸的姿态 / 涵子	331

第八篇 幸福就是平常心

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/ 林清玄	334
阳光，是一种语言 / 雷抒雁	335
一朵花的快乐 / 李威 编译	336
烘焙心情 / (新加坡) 尤今	339
切开忧郁的洋葱 / 毕淑敏	340
赎回儿时的梦想 / 刘燕敏	342
优秀是不是一种罪 / 李青海	344
伤疤情结 / 谢宗玉	346
动听的花园 / 张岚	348
丑女孩 / 溟濛	350
有些时间是用来浪费的 / 陶黎明	352
窗台上的眺望者 / 张曼娟	354
初夏的雪花 / 陈正平	356
还好 / 文苇	357
生命的空隙 / 佚名	358
心是花园 / 王启国 编译	359
最年轻的一天 / 张丽钧	360
将悲悯化作责任 / 张慕一	361
蚕豆花的眼睛 / 黑白	363
要 300 万还是要快乐 / 佚名	364
幸福的选择 / 陈明	366
怎样的一生才不后悔 / 刘燕敏	368



第一篇

**你的怀抱是我
生命的终点**

未捅破的秘密

马德

父亲是个搓澡工。

我已经很大了，也没有人喊我的大名，只是说，他啊，是搓澡工家的小子，学习不赖。即便是在夸我，我也会远远地走开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的晚上，我在用水冲凉澡，父亲说：“小子，来，我给你搓搓背！”

我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你给别人搓去吧，我用不着你搓。”说完后，我把剩余的水一下子兜头浇下来，一转身，就进屋去了。黑暗中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丢脸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语文老师曾经出过一个《我的父亲》的作文题目，同学们都写了很多，整整一节课，我却只写了几行字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写这个每星期都到城里为人家搓澡的父亲。语文老师问我的作文为什么仅仅写了那么几行字，我始终沉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样的父亲，没什么可写的。

然而，没有料到的是，我快上高中的时候，父亲便不再去城里了。隐约听他说，好像要和别人一块儿去做买卖，便辞去了为别人搓澡的活儿。我说不出是高兴，还是解脱，总之似乎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其实，父亲还不知道，我原本不打算去上高中了，因为高中就在城里，我不想让同学们知道我是搓澡工的儿子，更怕哪一天，突然在大街上看到他。既然他不去了，我便开始筹划上高中的事情。报到的那一天，父亲说，我去送送你吧，我说不用了，父亲便不做声，默默地在一边帮我拾掇行李。就在我跨上自行车的那一刻，他一下抓住车把，颇有些坚决地说：“你没出过门，还是让我送你去吧。”我一口回绝了父亲，连头也没回就走了。父亲一个人，在坡上望了我许久。

上高中的那一段日子是快乐的。父亲终于不再是一个搓澡工了，每次月末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家里等我回来。我兴高采烈地给他们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看得出来，父母也为我在学校取得的成绩而自豪着。

上高三的那年冬天，一天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。我问，父亲呢？母亲说，出去好几天了，还没有回来。我便有些怅然。睡到后半夜的时候，听到院里沉闷的咳嗽声，父亲回来了。父亲的棉帽子上挂着白白的霜，像圣诞老人一样。推门进来，他便笑咪咪地冲着我：“小子，看，给你买来了啥？”说完后，父亲便从挎包里倒出几本书来，我一看，竟然是一整套的《高中各科复习综合训练》。我翻着崭新的书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父亲抚摸着我的头，不断地重复着：“好好学吧，好好学吧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里突然间涌动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异样感觉，后来我知道，那叫幸福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考上了大学。然后，又分配到另一座城市。一次，我见到了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。他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，你父亲为你付出了多少。”见我愣在那里，他接着说，“那年，我把你那次作文课的情况告诉你父亲后，他便以做买卖为名，偷偷地躲着你和别人，到邻县的澡堂里搓澡去了。为了不让你知道，估摸你什么时候回家，他就提前等在家里，就连你们村里的人，也不知道你父亲那几年到底在忙什么……”

此后，我理解了父亲，我也知道了一个孩子的虚荣给父亲带来了什么。是的，父亲没有别的手艺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有的只是劳作和承受。

后来，我一直没有问过父亲这件事，我不想把它捅破，我想珍藏起来，用一生的时间去体味其中的辛酸。前些日子，我洗澡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说：“爸爸，给我搓搓背吧。”

就在父亲给我搓背的那一刹那间，不知怎的，我竟哭了，而父亲也泪流满面……



世上最完美的爹娘

菊花遍地开

结婚那天，妈问我：坐在角落里那两个要饭模样的人是谁？

我看过去的时候，有个老头正盯着我，旁边还有个老太太，发现我看着他们时赶忙低下头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但也不像要饭的，衣服是新的连折印都看得出来。妈说像要饭的是因为他们佝偻着身子，老头的旁边倚了根拐杖的缘故。妈说天池是个孤儿，那边没亲戚来，如果不认识就轰他们走吧。

我说不会，叫来天池问一下吧。天池慌里慌张把我的手捧花都碰掉地上了，最后支支吾吾地说是他们家堂叔和堂婶。我瞪了妈妈一眼：差点儿把亲戚赶走。

妈说天池你不是孤儿吗？哪来的亲戚呢？

天池怕妈，低头说是他家远房的亲戚，好长时间不来往了。但结婚是大事，家里一个亲戚没来心里觉着是个遗憾，所以……我靠着天池的肩埋怨他有亲戚来也不早说，应该把他们调一桌，既然是亲戚就不能坐在备用桌上。天池拦着，说就让他们坐那儿吧，坐别桌他们吃着也不自在。

直到开席那桌上也就坐了堂叔和堂婶。敬谢席酒经过那桌，天池犹豫了一下拉着我从他们身边擦了过去，看到他们的头埋得很低，想了想我把天池给拽了回去：堂叔、堂婶，我们给您二老敬酒了！

两人抬起头有点儿不相信地盯着我。二老的头发都是花白的，看上去应该有七八十岁的样子，堂婶的眼睛很空洞，脸虽对着我但眼神闪忽不定。我拿手不确定地在她眼前晃了晃，没反应。原来堂婶是个盲人。

堂叔、堂婶，这是俺媳妇小洁，俺们现在给你们敬酒呢！天池在用乡音提醒他们。

哦、哦。堂叔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，左手扶着堂婶的肩，右手颤巍巍地端起酒杯，手指上都是黄黄的茧，厚厚的指甲缝里留着黑黑的泥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他们过早地累弯了腰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堂叔的右腿是空的。

堂婶是盲人，堂叔是瘸子，怎样的一对夫妻啊！

别站了，你们坐下吧。我走过去扶住他们。堂叔又摇晃着坐下了，无缘由地堂婶眼里忽然就吧嗒吧嗒直掉泪，看到堂叔无言地拍着她的背。

本想劝他们两句，但天池拉着我离开了。

第一年除夕，天池说胃疼没吃晚饭就回房睡觉去了。我让妈妈熬点儿大米粥也跟着进了房。天池躺在床上，眼里还憋着泪。

我惊讶地问天池原因，天池闷了半天说，他想起堂叔和堂婶还有他死去的爹娘。他怕在桌上忍不住悲伤，惹爸妈不高兴才推说胃疼。

我接着他说：真是个小傻孩子，想他们我们过完年看他们去就成了。天池说算了，

那条山路特别难走，你会累着的，等以后路通了我们生了小孩再带你去看他们吧。

第二年的中秋期间，我正巧在外出差，中秋节那晚，我们煲电话粥直到把手机聊得发烫没电为止。

躺在宾馆的床上，看着窗外圆圆的月亮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想到天池估计也没睡着，说不定正在网上神游，于是我申请了一个QQ号名叫“读你”想捉弄一下天池。把他加为好友后，我问他：这样一个万家团圆的好日子，你为什么还在网上闲逛呢？

他说：老婆在外出差，想她睡不着觉，所以就上网看看。接着他问我：你怎么也在网上闲逛呢？

我说：我在外打工，现在想爸爸和妈妈。刚刚和男朋友通完电话还是睡不着，就上网了。

我也想我爹和娘，只是，亲在外，子欲养而不能。你叫“读你”，今天就听听我的心里话吧！

我有点儿莫名其妙，天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于是，我意外地知道了天池一直隐藏在内心的事情——30年前，我爹快五十了还没娶亲，因为他腿瘸加上家里又穷，没有姑娘愿意嫁他。后来，庄上来了个要饭的老头还搀着一个瞎眼的女人。老头病得很重，爹看他们可怜就让他们在自己家歇息。没想到一住下那老头就没起来过，后来老头的女儿就是那瞎眼的女人嫁给了我爹。

第二年生下了我。

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，可我从来没饿过一顿。爹和娘种不了田，没有收入就帮别人家剥玉米粒，一天剥下来十指全是血泡，第二天缠上布条再剥。为了我上学，家里养了三只鸡，两只鸡生蛋卖钱，留下一只生蛋给我吃。娘说她在城里要饭时说城里的娃上学都吃鸡蛋，咱家娃也吃，将来比城里的娃更聪明。

但他们从来都不吃，有回我看见娘把蛋打进锅里后用嘴舔着蛋壳里剩下的蛋清，我搂着娘号啕大哭，说什么也不肯吃鸡蛋了。爹知道原委后气得要用棍子打娘。最后我妥协，前提就是我们三人一块儿吃。虽然他们同意了，但每次也就象征性地用牙齿碰一下。

庄上的人从来不叫我名字，都叫我瘸瞎子家的。爹娘一听有人这样叫我必定会跟那人拼命。

那年中考，“瘸瞎子家的”考了全县第一的喜讯让爹娘着实风光了一把。镇上替我们家出了所有的学杂费，送我上学的那天爹第一次出了山。上车的那会儿，我眼泪扑簌簌地直掉，爹一手拄着拐一手替我擦泪：进了城要好好学，以后就在城里找工作娶媳妇。别人问起你爹娘，你就说你是孤儿，没爹娘，不然别人会看不起你。特别是娶不上媳妇，人家会嫌弃你。误了你娶媳妇，我都无脸去见老祖。

爹！我让爹别再说了，这是什么话，还没有出息呢，咋就不认爹娘呢？娘也说这是真话，要听。以后，你带了城里媳妇回家就说俺们是你的堂叔和堂婶。娘说完就在那儿抹泪。

我的眼泪也扑簌簌地往下掉，残疾不是他们的错，那是老天对他们的不公。但

他们却生了一个完美的天池给我。这个傻天池，这样的爹娘，无法再完美了。我很生气，他怎么就这么小看我呢？

那后来，你就告诉你媳妇他们是你堂叔和堂婶？我敲过去这句话。

我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，当我认为时机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带她回了趟家。谁知到家后，她晚饭都没留下吃就走了。我追出去，她说，和这样的人过日子她一天都过不下去。

后来，我遇上了第二个女朋友，就是我现在的老婆。我很爱她，做梦都怕失去她，她们家又很有钱，亲戚都是些上等人家，有了前车之鉴我很害怕，只能不孝了。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我就想他们，心里堵得慌，难受。

那你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你老婆？也许她不计较这些呢？

我没说过，也不敢说……

天将放亮时，我敲开了部门经理的门，告诉他下面的事情请他全权处理，我有点儿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尽快办。然后简单收拾一下行李我就直奔火车站。还好，赶得上头班列车。

那条山路确实很难走。刚开始腿上还有点儿劲，后来脚上磨起了泡我就再也走不动了。正是中午时分，太阳又晒得厉害，我只有喘气的份儿。背来的水差不多快喝完了，我也不知道下面还有多少路程要走。但一想到天池的爹娘此时还在家劳作着，腿上忽地一下就来了劲，站起来继续往前走。

当老村长把我领到天池家门口的时候，那一片烧得红红的晚霞正照在他们家门口的老枣树上。枣树下坐着堂叔，哦不，是天池的爹。爹比结婚时看到的老多了，手上剥着玉米，拐杖安静地倚在他那条残缺的腿上。娘跪在地上准备收晒好的玉米，手正一把一把地往里撸。

我一步一步地往他们跟前走着，爹看到了我，手中的玉米掉在了地上，嘴巴张得老大，吃惊地问：你，你咋过来了？

娘在一旁摸索着问：他爹，谁来啦？

天、天池家的。

啊！在、在哪？娘惊慌失措地找着我的方向。

我弯腰放下行李，然后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对着他们，带着深深的痛重重地跪了下去：爹！娘！我来接你们回家了！

爹干咳了两下，泪无声地从他爬满皱纹的脸上流了下来。

俺就说，俺的娃没白养啊！娘把双手在自个儿身上来回地搓，然后一把抱住我，一行行的泪水从她空洞的眼里热热地流进我的脖子里。

当天池打开门，看到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的爹和娘时吃惊不小，怔怔地愣在那，一语未发。

我说：天池，我是读你的人。我把咱爹娘接回来了。这么完美的爹娘，你怎么舍得把他们丢在山里？

天池泣不成声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像他娘一样把一行泪流进我的脖子里。

必须赶走猫头鹰

佚名

想起小时候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猫头鹰这种动物，是吃母亲肉的。母亲生育了它，抚养了它，倾其一生，连同最后的一身血肉……

还是在未谙世事的年龄，我便知道母亲与父亲是合不来的。他们很少说话，常将我关在房门外吵架。战事往往由母亲挑起，房门里边，她的声音大而持久，父亲只是唯唯诺诺地接上几句，像心虚的小学生。

在那时的我所能理解的范畴里，母亲便是胜者了。可他们走出来时，她丝毫没有胜利的满足，脸上甚至挂着眼泪。后来听到一个叫做“恶人先告状”的词语，一下便想起了母亲的眼泪。把父亲打败了，她却哭了，她真是恶人先告状。

初中时住校，一个星期回一次家。那天，父母亲一起来学校看我。午休时一家人上街，他们一左一右牵着我，任由我挑吃的，穿的，用的，买给我。我欣喜不已，那个中午始终沉浸在幸福里，梦想着那是今后一家人和谐生活的美好开始。

然而，再回家便不见了父亲。母亲在我犀利、疑惑的目光里，眼神闪烁，措词生硬，倒是极力在说父亲的好。我大嚷：“我不想听这些。你都赶走他了，又为他讲话，这只能证明你心虚了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别人了吗？”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对母亲喊出的竟是心里认为最恶毒的辱人俚语，连我自己都吃惊不小。

母亲望着我，咬着下唇不再做声。

单亲家庭的孩子果真叛逆。我不与母亲多说话，逃学、早恋，一次次离家出走，一次次被母亲找回来。她问我到底想怎么样，我就理直气壮地拿“要去找爸爸”这样的话来呛她。每到这时，她便不说话，只是望着我，眼里写着的焦虑与失落，竟在我心里激起快感。

有一次，我偷偷拿了钱，逃了课与一群同学去郊区“踏青”。归家时已是三天后，母亲的怒火如山洪暴发，她骂我，拿起缝纫机上的戒尺，一下接一下地抽打我的手掌。我站着，不缩手，不皱眉，不叫痛，也不哭，我昂着头，像一个坚强的“革命战士”，她就不停地抽着。最终，她败于这场对峙，她哭了。她哭着朝我吼：“求你叫声疼，只要你叫疼我就不打了！”

我高昂着头，不叫。

她一下跪倒在我面前，哭得不知所措。她说：“我只以为我悉心抚慰你，家庭的残缺应该不会拖累你。然而，为解脱自己，我却伤害了你，孩子……”

我听不懂她的话，也不想去深究，而是跑进房间，抱着父亲的相片喊“爸爸”，哭得悲怆苍凉。许久，她走进来，将我抱在怀里，又为我清理红肿的手掌。我不望她，只感觉到掌心有什么东西在拍打着，温温润润的很舒服，那是她的眼泪。

突然就想起一句话：打在儿身上，疼在娘心里。是谁说过的？我想着，搞不懂是为这句话还是为自己，鼻子酸了一下，就流泪了。

那一夜，母亲面带微笑，和我坐在餐桌旁吃晚饭，从那端辗转着往我碗里添菜。又坚持送我回房休息，却坐在床前久久不愿离去。待我一觉醒来，她已趴在床头睡去。我打量她，她睡得安详宁静，头上若隐若现的白发让人恍惚。

突然，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惹她伤心。

然而，十几岁的年纪，最做不来的是乖巧，最不懂得的是母爱的深沉和回报母亲。偶尔闪现的那些好念头，不过是雨后的彩虹，短暂且不可期待。次日清早，我仍提着书包目不斜视地穿过满桌的早餐，出门。

我的成绩一直不理想。连我自己都认命，她偏不信邪，不停地给我换家教。我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她上完班，给一家电子厂加工零件，是往那种棱角分明的小玻璃珠子里穿银丝，要穿1000个才赚得1块钱。她每晚都守在灯管下，不厌其烦地干着。手指先是起茧，茧子再经磨破，那手指便没了样儿，皮肉血水一团糟。搽上酒精，用纱布缠住，仍穿。她给我请家教，专挑名校学子，人家开价从不还一分。

几年后，我从当地一所三流大学毕业，我们的矛盾再次激化。我要随男友去南方，她不同意。我们谈话，决裂，再决裂。她问原因，我硬了心肠说：“这一生没有爸爸，找一个长得像爸爸的男孩子，便是最大的理想。”她低下头，不再言语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我实在是不忍说出口，早在两年前，父亲便与我有联系。这次南下，与其说是去追随爱情，不如说是去寻一份失落太久的梦。

走的那天，母亲规劝，哀求，终于暴跳如雷。最后，无望地在我身后放声大哭：“你走出去就不要再回来，我不要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！”我愣了片刻，头也不回地走掉。

离开母亲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心却被她的眼泪浸润着，缓不过气来。才发现自己其实是深爱着她的，只是孩提时印于脑海中的“恶人”形象根深蒂固。或许，还因为这些年里，我们之间冷漠的相处方式，将那一份最温馨的亲情深深封起。我是爱她的，我却不知。

没有母亲的异乡之夜，漫漫无尽头。我裹在被子里哭泣，不停地给母亲打电话，她再不似离别那日的浮躁，很平静。仿佛想明白了，我于她，已经是一只挣脱了绳索的风筝，即使她再眷恋，如今我飞了，她只能无望守候。

与父亲的相见，是在他的家里。一个与母亲有着相当年纪的女人，我叫她阿姨，一个高及我肩头的8岁男孩，他叫我姐姐。望着弟弟眉眼那抹父亲的神韵，有妒忌自心底掠过。我在心里细细掐算：弟弟他8岁了。也就是说，父亲离开我时，弟弟就已经生根发芽了。

当然，事情过去了那么久，我也不是那个朝自己的母亲嚷“你心里有别人了”的傻小孩了，对于父亲现在的生活，我是不应有什么想法的。但不知为何，感受着他们的愉悦，一边为父亲高兴，一边却是失落，为母亲鸣不平。她与父亲，曾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十几年，他们曾携手走过那么多个朝朝暮暮。而如今，他已拥有另一